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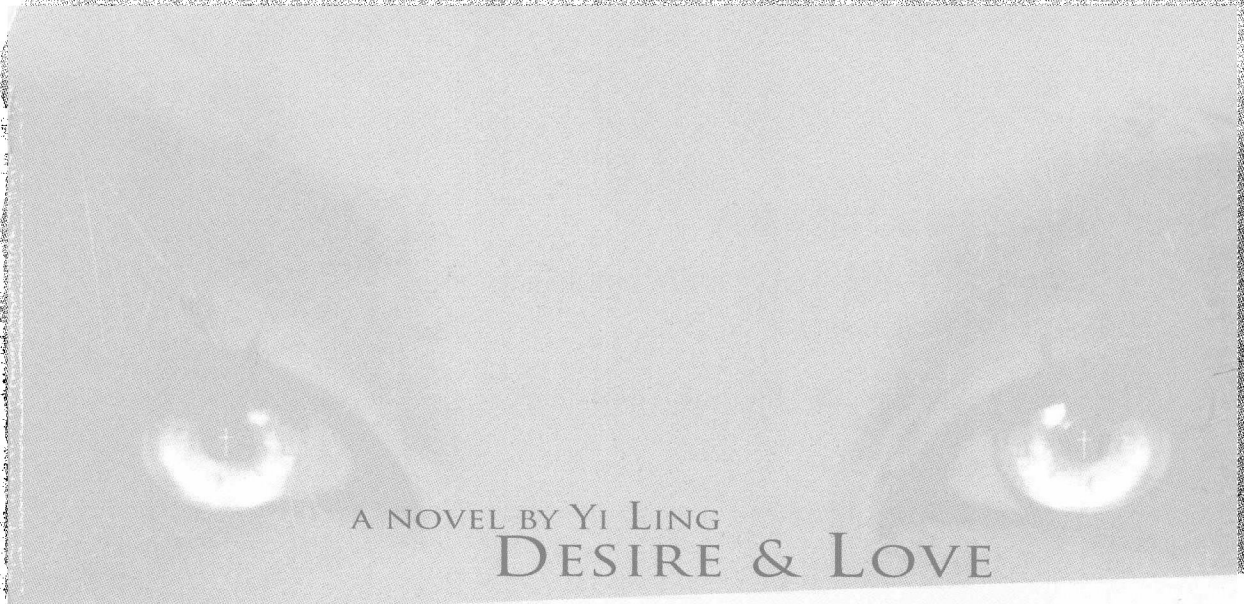
东度特准之录

痴迷的爱恋与疯狂的罪恶交织如火，上演
惊心动魄的爱情悬疑故事——

A NOVEL BY YI LING
DESIRE & LOVE
绝对隐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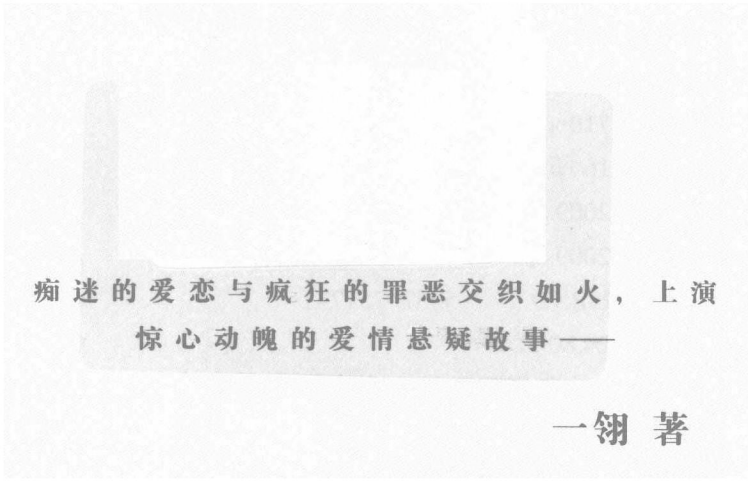
·翎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A NOVEL BY YI LING
DESIRE & LOVE

绝对隐情



痴迷的爱恋与疯狂的罪恶交织如火，上演
惊心动魄的爱情悬疑故事——

一翎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对隐情 / 一翎著 .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9.4

ISBN 978-7-5057-2517-1

I. 绝… II. 一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6649 号

书名	绝对隐情
作者	一翎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2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256 千字
版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517-1
定价	24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CONTENTS | 目录

楔子 / 1

林子扬像弹簧一样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落到了地上，他软成了一摊稀泥，他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心脏骤然紧缩，他看到门无声地开了，接着，周洁的鬼魂飘了进来，脸和衣服一色白，惨白，七窍流血，鲜红，触目惊心。

第一章 住进别墅 / 3

闪电一晃而过，一切归于黑暗，天地间，只听得见“刷刷”的雨声，像有数不清的魔兽正在吮吸吞咽。曾倩的眼前黑成一片，现在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她徒劳地紧贴在玻璃窗上，想看清院子里的那个人。

第二章 冤魂附体 / 23

曾倩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想起录音机里传来的那声惨叫，如果那是周洁的，曾倩相信，那声惨叫，是周洁留给她的，充满了对生命的绝望、对厄运的抗争。

第三章 身不由己 / 43

曾倩跌坐在地上，只觉得心脏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狠狠地砸了下来，落到不见底的深渊里去了。她盯着那灰白的骨灰胸闷气短，就觉得那些骨灰幻化出一张没有脸面的人影，怪笑着对她说：谁让你租这房子，吓死你。

第四章 世事难料 / 73

如果说第一次做爱还因陌生而羞涩、生疏，这一次的欢爱就是水乳交融了，萧寒极尽温柔体贴，曾倩忘情地舒展肢体，一次次沉沦在萧寒的热情里……

第五章 天有不测 / 115

张泽明的心跌进了无底的深渊，脑海里闪现出一个血腥的画面，他的前妻突然冲向一辆飞奔的卡车，躺倒在疾驰的车轮下，血肉横飞，偏偏她的头完好无损，翻白的眼睛望着他，带着诅咒和冷笑……

第六章 步步惊心 / 175

如果周洁的鬼魂再次出现，她王琪不会再害怕，她要向周洁忏悔，趁她现在还能开口说话，她要向周洁真心实意地道歉，哪怕周洁会把她挫骨扬灰，她也决不挣扎。也许，那样她可以安心地死去，不再良心不安，不再悔恨交加。

第七章 无路可退 / 221

曾倩仓促地转身停住，愣怔地看着那边追来的刑警，她怎么可以逃呢？这是刑警大队，天罗地网，她是一只落网的鸟儿，除非人家放了她，要不，她怎么可能逃得出去？

后 记 / 251

当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生，当爱情以另一种方式继续，她该糊涂地走下去，还是揭开残忍的隐情，直视血淋淋的真实？



楔 子

林子扬像弹簧一样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落到了地上，他软成了一摊稀泥，他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心脏骤然紧缩，他看到门无声地开了，接着，周洁的鬼魂飘了进来，脸和衣服一色白，惨白，七窍流血，鲜红，触目惊心。

“嘀嗒、嘀嗒……”

夜，很静。

屋子里，也很静。

只有墙上的挂钟响得厉害，每一声都像催命的毒咒，揪紧了林子扬濒临崩溃的神经，他紧张地盯着门口，不敢眨一下眼睛，他感觉它在靠近，轻飘、邪恶、狰狞……它来了，它终于找来了，带着无比的冤恨，要把他撕成碎片……

“当。”

午夜十二点。

分针和时针重合。

与此同时，门锁转动起来。

林子扬像弹簧一样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落到了地上，他软成了一摊稀泥，他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心脏骤然紧缩，他看到门无声地开了，接着，周洁的鬼魂飘了进来，脸和衣服一色白，惨白，七窍流血，鲜红，触目惊心。

林子扬感觉心脏“砰”地炸了，他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力量，他颤巍巍地抬起手来，模糊的视线中，他看到冤灵冲他狞笑起来，一点点走过来，眼睛里不断流出血泪，眼神凌厉愤恨……



第一章 住进别墅

闪电一晃而过，一切归于黑暗，天地间，只听得见“刷刷”的雨声，像有数不清的魔兽正在吮吸吞咽。曾倩的眼前黑成一片，现在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她徒劳地紧趴在玻璃窗上，想看清院子的那个人。

01

你到陌生的城市租过房子吗？

她租了。

而且是别墅！

现在，她坐在二楼的阳台上，看院子里生机勃勃的花草，看远处的辽阔海天，有些迷茫，但她的心膨胀到说不出的大，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。她觉得她是一只冲出笼子的鸟儿，一下子重新拥有了广袤的天地，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打开窗户，清爽的风扑面而来，她微笑起来，把过去所有的伤痛连根拔起，把它们抛出九霄云外。她需要阳光，需要新鲜的空气，需要平静而幸福的生活，需要爱情……

她大声宣告，从现在开始，她美好的生活正式拉开帷幕！

对了，我应该告诉你，她叫曾倩，今年二十九岁，是个有两年婚龄的美丽少妇。

在来到威海市之前，曾倩过得很郁闷，做她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和一个讨厌的男人生活。这是她始料不及的，当爱情沦陷于婚姻中，浪漫撕开它温情的面纱，生活就变得千疮百孔、乏善可陈，和她山盟海誓过的男人把她看得无足轻重，哪怕她伤心地哭泣，他也无动于衷。

选择威海市纯属偶然，当曾倩和可恨的张泽明在客厅里吵得天翻地覆时，电视

上正播放着威海市的报道片，视频上，威海市绿树浓荫、风景宜人，被称为“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沿海城市”。张泽明摔门而去后，曾倩哭倒在沙发上，无比沮丧、难过；而此时，解说员热情、鼓动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回响：“如果，你想临海观山，想怡情养性，想闹市隐居……来威海市吧，这里将是你梦想中的世外桃源！”

与其让这变态的生活折磨至死，不如到陌生的地方调养生息！

这念头一闪，曾倩就决然地擦干了眼泪，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行囊，逃也似的离开了让她窒息的家和城市。她不用担心张泽明会着急上火，他巴不得她变成空气；她也不用担心杂志社领导炒她鱿鱼，她一天不上岗，就算自动下岗。

好了，反正她完完全全可以在威海市开始新的生活，成为一个告别过去、前路光明的女人。

威海市的确是个恬静、美好的海滨小城，经济繁荣而不人满为患。这里有山有水，高楼大厦在山间平地上错落有致，城市的边缘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是个让人心安的地方。

她想在这陌生的城市里，精心地过日子，不再有争吵、伤害、眼泪和痛苦。她发誓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所以，她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租一间背山靠海的房子。

人生地不熟，租房找中介。

经过两天的精心挑选，她找到了现在她租住的小别墅。

房东是个老太太，她说这房子是她出国的女儿的，一直空着，没舍得往外租，看曾倩像个规矩人，就成全她啦。

虽然租这别墅用了不少银子，但曾倩觉得太值了。

别墅一楼是客厅和厨房，二楼是书房和卧室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，连电脑都是九成新的，还有宽带网，书架上摆满了书，旁边的花架上还有两盆枝叶茂盛的吊兰，这些都让曾倩满心欢喜。

哈哈，两天前，她还在战争中死去活来，现在，她住上别墅了！

我们和她一样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，阳光、鲜花、艳遇、自由，这些闪光的词诱惑着我们，让我们错以为厄运过去了，幸运降临了，可惜，我们说了不算……

02

此时，窗外，落日熔金。

辉煌的夕阳让海面变成一条流光溢彩的星河，让人目眩神迷……

曾倩情不自禁伸展开双臂，拥抱死而复苏的生活，面对大海，希望春暖花开！

几声清脆的铃声蓦然炸响，把她惊醒过来。奇怪，她今天才入住，谁会来找她？

曾倩伸长了脖子往外看，院门口冬青树下，有一个女孩抱着一大捧火红的玫瑰花。

这是个好兆头，虽然这女孩子走错了门。

这么想，曾倩就好心情地冲下楼去，想友好地打发送花姑娘，可是，没想到那女孩子笑眯眯地说：“金海湾别墅区九号，是这里！小姐，有人电话为你预定了玫瑰花，请你签收。”

曾倩狐疑地接过订单，一看，收花人地址确实是这里。她愣了半天，看送花姑娘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僵了，就赶紧接了笔签了字，把那捧红玫瑰抱在怀里。

天知道，这是曾倩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玫瑰花，竟然是在陌生的城市、举目无亲的情况下。

莫名其妙。

是谁知道她来这里了？曾倩警觉地四下张望，觉得好似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她，对她了如指掌。难道是张泽明？不可能，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会想起给她送花？现在，他也许正和他的小情人周凯丝在床上翻云覆雨，她曾倩死了他也不管。

也许，这花是送给这房子原来的主人的。

这么想，似乎很合理。

但曾倩今天听房东说了，她女儿出国半年多了，能送玫瑰花的主儿怎么会不知道？

曾倩抱着玫瑰花，一边往屋里走，一边苦思冥想。

玫瑰花红得凝重，叶子又太浓绿，互相烘托，看起来有些狰狞，曾倩的心隐隐地不安起来，手指一颤，就让一个花刺扎了手。她轻叫了一声，撒了手，玫瑰花落了一地，她的食指上渗出血珠来。

曾倩吮着手指，有些懊恼地蹲下身子收拾它们，一张卡片就露了出来。她好奇

地捡起一看，上面的字让她的心一抖：欢迎你来到鬼屋和我做伴。鬼妹。

鬼屋？

哪里？

曾倩顾不得捡花了，惊惶地退到院子里，看她的别墅，它在夕阳下显得更挺拔、美丽，窗户明亮，室内清雅，这样的别墅，怎么会是鬼屋？

而且，这屋子里，除了她，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！

鬼妹？鬼魅？

这联想真让人头皮发麻，可这世上怎么会有鬼？一定是有人想跟她争租这房子，故意装神弄鬼！这么想着，曾倩转身想问问那送花姑娘，卡片是谁写的，这玫瑰花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可转头一看，那姑娘早没影儿了。哼，跑得这么快，说不定就是那送花姑娘想和她争房子。

这么想，曾倩不再害怕了，她很生气，走过去飞起脚来，把那些玫瑰花踢飞，进了门，哼着歌给自己做晚饭。

今天是她美好新生活的开始，她决定要好好庆祝一番。

菜是白天已经买好了的，曾倩是个烹饪好手，不一会儿，她就为自己做好了四菜一汤。

她把饭菜排成花形，却习惯性地摆上了两副筷子两个碗。

通常在张泽明回家时，她都已经摆好了饭菜，安静地坐在餐桌的一边等他。那平淡的生活曾让曾倩觉得踏实和幸福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她只觉得气愤。她付出得再多，张泽明还是不知廉耻地喜新厌旧了，从此以后，她不用再为他做饭，也不用再摆两副筷子两个碗了。

曾倩想把对面的餐具撤掉，但她懒得动了，这里就她一个人，怎样都无所谓。她坐下来，慢慢品味起她的晚餐。

味道好极了。

如果来点音乐就更好了。

这么想着，曾倩转头看向客厅，那里摆着一套豪华音响组合。她起身走过去，抽屉里有好些录音带，她随手拿了上面一盘，是欧美流行乐，把它放进录音机里，打开，屋子里一下子就飘起了悠扬的旋律。

曲子轻松明快，与曾倩的好心情合拍，她坐回去，一边吃，一边摇头晃脑，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快乐让她得意忘形了，她甚至想，此时，如果有个帅哥坐在对面与她共进晚餐，那么，这一刻堪称完美。

她和张泽明是经过一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恋爱后才结的婚，谁知道她的下场这么悲惨？不想这些了，烦人，吃一堑长一智，曾倩告诉自己，她不能再相信男人、相信爱情了。

但她是个女人，是个风华正茂、貌美如花的女人，她心理和身体都没问题，以后，她也总会和男人打交道，她要明确的宗旨是：享受他们、鄙视他们。张泽明，她得给他戴上绿帽子，才对得起他给她的伤害！

想到这里，曾倩呵呵地笑了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变态。她扭了扭腰，端起杯子喝水，就在这时，那流水样的音乐声戛然而止。

曾倩一愣，诧异地望向客厅，听到从录音机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怎么了？带子挤了？

曾倩端着杯子站起来想去看看，谁想到，只听见“啊——”，一声无比尖锐、无比凄惨的哀号声突然爆炸开，像子弹一样穿胸而来。

曾倩被这声尖叫惊得身子一抖，手里的杯子“叭”地掉到了地上，摔得粉身碎骨，碎裂声再次把她吓了一跳。而这时，那欢快、悠扬的乐曲再次响起，好像之前的那声哀号是她的错觉。

曾倩好半天才从震惊里回过神来，那惨叫声在她脑海里一遍遍回响，绝望、恐惧、歇斯底里，让她不寒而栗。

别墅里恬静美好的氛围被彻底破坏掉了，曾倩警惕地转头四下张望，屋子里的一切都安然正常，窗外，夕阳似火，大海如镜，可是，在这样和的表面下，潜伏着诡异的气息，丝丝缕缕地缠绕过来，让她感到压抑。

只有临死的人，才能发出那样惊恐万状的叫声！

曾倩慢慢走到录音机旁，倒带，她想确定，刚才那声哀号是不是真的响过——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那叫喊还是把她吓了一跳冷汗，优美的旋律随即掩盖了它，她却惊魂未定。

曾倩想起刚才那束玫瑰花和卡片，头皮一点点发紧，她跑到门口推开门一看，

顿时目瞪口呆，那些凌乱的玫瑰花竟然无影无踪！

什么人这么神出鬼没，趁她做饭的时候捡走了玫瑰花？大门关得好好的，他怎么进来的？

曾倩生生打了个寒战。

“欢迎你来鬼屋和我做伴。鬼妹。”

卡片上的字一个个跳出来，变成一股寒风，一点点把曾倩冻成了冰棍。

曾倩可以断定，这屋子里一定发生过可怕的事……难道，一个女人，曾在这里被杀？！

03

她该怎么办？撤，还是留？

曾倩思来想去。

要知道，她租这房子一下子租半年，花了她现有资产的三分之二，哪能说撤就撤？

曾倩后悔莫及，却别无选择，她得在这屋里继续住下去，哪怕只住一个月，等她挣些钱再另作打算。

曾倩咬了咬嘴唇，疼痛让她镇静了些。她转回屋里，站在宽敞的客厅里，耳边乐声悠扬，她却觉得有一双阴森森的眼睛在暗处盯紧了她，对她冷笑，露出惨白的牙齿。

曾倩皱紧了眉头，把音响关掉，屋子又恢复了寂静，静得能听到她失常的心跳。

曾倩坐回餐桌前，懊恼地想，她真是流年不顺，张泽明把她折磨得痛不欲生，逃到这里了，又要跟鬼打交道，她招谁惹谁了呀，这么倒霉！

曾倩深吸了一口气，既然不能走，索性就待在这里，她倒要看看鬼长什么模样，就不信它比张泽明还惨无人道。

想到这里，曾倩拾起筷子继续吃饭，抬眼看见对面的筷子和碗，觉得连自己都犯邪，没事摆两双筷子干吗，这不招灾惹祸嘛。

不管怎样，曾倩不相信这世上有鬼，她更相信有人捣鬼。她想，说不定那录音也是有人故意整出来吓唬她的，退一步说，即使这屋里发生过可怕的事，有不干净的东西出没，但她从来没做过亏心事，而且听说鬼们都是恩怨分明的，所以她不用

这么害怕。

想到这些，曾倩心里安稳了些，认认真真吃饭。

吃饱了才能干活，才能与困难作斗争。

曾倩很八婆地鼓励自己。

收拾了碗筷，她把门锁好了，跑到楼上书房里，她得看看书房里那台电脑能不能用。

曾倩一直想静心写作，从前工作琐碎，她没有良好的心境编故事。现在，她逃离了原来的生活，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，以后她不只要写，而是得靠电脑谋生了。

好极了，电脑没坏，运行正常。

电脑系统自动检测后，屏幕切换到 windows 桌面，一个美女的头像闪现出来，与曾倩四目相对。

女人穿了件白色的低领毛衫，细颈、长发、凤眼、樱唇，皮肤白皙光洁……

这女人眉目清秀，姿态优雅，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但曾倩越看越觉得怪异。

曾倩拿起桌子上一面小镜子，对照着看了半天，没错，屏幕上的女人跟她长得一模一样，甚至连神态都如出一辙。

曾倩放下镜子，盯着桌面背景心里犯堵。

自从她住进这别墅，诡异的事就不断发生，现在，她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把她的魂魄摄到了电脑里，要不，她们怎么长得这么相像？

那声惨叫，是屏幕上的女人发出来的？

曾倩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她发觉她正身不由己介入了屏幕女人的生活空间，她不知道这对于她来说，是不是命运为她设置的第二个陷阱。

第一个陷阱，当然是张泽明为她挖的，用爱情的名义。

曾倩伤得体无完肤，垂死挣扎逃到了这里，却“有幸”掉进了第二个陷阱。

到现在，曾倩的好心情彻底被毁，她真的真的只想平静快乐地活着，可现实告诉她，这根本不可能。

屏幕上的女人似笑非笑的眼睛直视着曾倩，目光渐渐变得高深莫测，似乎蕴含千言万语，直逼得曾倩不敢对视。

曾倩只好挪开目光，扫视屏幕上的快捷菜单，当她看到企鹅图标，就移动鼠标，

点开了——呵，怎么有这么多 QQ 号码？

这屋子住过多少人了？有多少人用过这电脑？

还是，这些号码是一个人的？

这里面，应该至少有一个 QQ 号，是屏幕女人的（暂时就叫她屏幕女人吧）。

好奇代替了沮丧，曾倩想打开这些 QQ，她想知道这屋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屏幕女人叫什么名字，是干吗的，她在这里有什么故事……可惜，曾倩不知道密码。

曾倩又心烦意乱，屏幕女人的笑容变得幸灾乐祸。

曾倩就愤恨起来，之前所有的委屈和惊悸都滚了出来，把她摁倒在悲伤的洪流里，天知道，她多么害怕孤单寂寞，她多么想念从前和张泽明恩恩爱爱的日子。现在，她形单影只、担惊受怕，没有人安慰和怜惜，世界把她抛弃在这荒岛一样的别墅里了……

曾倩关上电脑，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“哭吧哭吧，哭到天亮吧。”

张泽明漠不关心、冷酷无情的声音猛地蹿了出来，曾倩心里的伤口再次血肉模糊，可是，即使她哭死又怎样？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

曾倩吸溜着鼻涕擦干了眼泪，她明白，这屋，她得住，这电脑，她也得用，在这里，她除了自杀，唯一的选择就是自谋生路。

好吧好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该来的都来吧，我接招就是。曾倩恨恨地想。窗外，夜已深沉……

04

张泽明在卫生间里洗澡，换下的衣服堆在床上，裤兜里的手机嘀嘀响了两声，引起了曾倩的好奇。她走过去翻出手机，看到一行字：老公，想我吗？

全身的血液速度凝聚到头顶，让曾倩头晕目眩，她终于知道半年来张泽明深夜不归的原因，猜测变成了现实，她慌成一团，好像做错事的是她。

曾倩不知道怎么面对张泽明，背叛的窗纸被捅破了，剩下的是赤裸裸的谈判和伤害，她要和张泽明离婚吗？这个她一直深爱的男人有了新欢……曾倩越想越难过。

突然，窗外，一道闪电劈空而过，引起数声霹雳。

曾倩打了个哆嗦，仓皇转身，就看到一条硕大无比的眼镜蛇高昂着头，冲她吐出叉状的长舌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声音轻微而邪恶，那两只豆粒似的眼睛寒光乍现、阴森逼人。

曾倩慌乱的思绪一扫而空，巨大的惊悸让她意识全无。她张口结舌地后退，看到站在蛇身后的女人手指一钩，那条毒蛇闪电一样袭击过来……

“啊——”

曾倩一身冷汗地从噩梦里惊醒，梦里的一切情景历历在目。

是的，张泽明的新欢是个杂技团玩转毒蛇的美女，有个洋气的名字，周凯丝。

身材火辣的周凯丝和毒蛇一起舞动起来的时候，绝对是一幅妖艳又惊悚的画面，张泽明说，他第一次看到周凯丝就入了迷。

走火入魔的张泽明不只喜新厌旧，而且对曾倩没有一点愧疚。

最郁闷的是，曾倩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和周凯丝算账，是张泽明先穷追猛打的，要怪也不能怪人家周凯丝，何况，和与毒蛇打交道的女人过招，不是找死吗？曾倩不怕死，但想起周凯丝与蛇共舞的情景，她还是不寒而栗。

所以，曾倩总做这样的噩梦，不管她逃到哪里。

曾倩喘着粗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胳膊又酸又麻。转头看看，到处黑糊糊的，她有一刻的恍惚，这是哪儿呢？

一转头，她真的看见一条花纹丑陋的蛇凭空游在眼前！

曾倩吓得尖叫失声，本能地捂着胸口跳了起来，退后，紧紧盯着那条蛇，怕它突然袭击过来。

那条蛇一直在有规律地游动。

曾倩终于看明白了，电脑处于待机状态，那蛇是屏幕保护图像。

曾倩高度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，该死的，是谁设置这么恐怖的屏幕保护画面？

曾倩暗暗地骂……咦？不对呀，她记得她把电脑关机了的，而且，她没有关掉这书房里的灯，可是，现在的情况是，电脑待机，书房里黑成一团！

曾倩刚刚放松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她抱着双臂转着圈四下查看，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，电脑屏幕蓝幽幽的光把书房里的一切照得隐隐约约，好像在某个地方藏匿着更可怕的东西。